

吴语地理在历史上的演变

游汝杰

本文讨论吴语方言地理在历史上的演变及其与历史政区设置和析置的关系。今吴语的地理疆界及其下位分片,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编《中国语言地图集》,朗文出版有限公司,1987年。本文所附8幅地图是用Mapinfo5.0版电脑软件绘制的。

一 诗经时代

北方汉人在今吴语区的移民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西周时代太伯、仲雍的南迁。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周太王的长子和次子太伯、仲雍为了让王位于季历,南奔到梅里,即今江苏无锡、苏州一带。这一段记载实际上说明当时有一批北方移民南徙到江南地区。他们带来的当时的北方话成为日后吴语的最初基础。这种江南的北方话经过一千多年自身的发展,以及与江南原住民的语言的融合,到了东晋时代,已经形成与当时中原地区的北方汉语很不相同的一种方言。

应该注意的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所谓“吴语”或“越语”决非汉语的一种方言,而是当时江南少数民族的语言,亦即北方汉人到来之前,原住民的语言。它不仅有别于华夏语,而且跟齐语也不能通话。据《吕氏春秋·知化篇》载,吴王夫差就北征齐国事征求伍子胥的意见,伍子胥说:“夫齐之与吴也,习俗不同,言语不通,我得其地不能处,得其民不得使。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我得其地能处之,得其民能使之。越于我亦然。”伍子胥是从军事情报的角度提出意见,言之凿凿,应可信从。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出,伍子胥所谓“言语”是指一般老百姓所使用的语言,并非少数北方移民所使用的华夏语。又,吴越两国人民使用同一种语言。

这两国人民所使用的语言应是古越语,它跟华夏语是大相径庭的。当时中原的华夏人称越语为“夷言”,以别于华夏语。《孟子·滕文公上》:“今也南蛮鴟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师而学之,亦异于曾子矣。”“鴟”是伯劳鸟。这是说南蛮人说话像鸟鸣,当然是不知所云了。春秋时吴人获卫侯,卫侯归,效“夷言”。这夷言就是吴语,大约也属于鴟舌之语。

“夷言”有两大特点。

第一,人名和地名带有词头。例如“句吴、於越、无余”这三个地名中的第一个字“句、於、无”在古越语中是所谓“发语声”,即词头。《左传·宣公八年》疏:“於者,夷言发声也。”《汉书·货殖传》注:“於,发语声也,戎蛮之语则然,於越犹言句吴耳。”《汉书·地理志》载:“太伯初奔荆蛮,荆蛮归之,号曰句吴。”颜师古注:“句音钩,夷俗语之发声也,

亦犹越为於越也。”《汉书·货殖传》孟康注“无，发声助也。”“句”和“无”这两个词头也常用于吴越人名，见于《左传》、《史记》和《吴越春秋》的有句践、句无、句檀、无疆、无余、无恠、无任。吴王“夫差”的“夫”字也是同类词头。

第二，词汇在语音结构上的特点是多音节，与华夏语词汇的单音节特点不同。《世本·居篇》注：“吴蛮夷，言多发声，数语共成一言”。汉杨雄《方言》所记录的吴越语词汇有的是双音节的，例如卷七：怜职（爱）、煦暇（热）；卷十：短耀（短）；卷二：荆扬之间称“广大”为“恒慨”，东瓯之间称“广大”为“蓼绥”或“羞绎、纷毋”。

所以我们可以拟测今吴语区在春秋战国时代，除少数北方汉人移民居民点使用华夏语外，全境流行的是越语。见图1。

二 秦汉时代

今吴语区在秦汉时代，广大的乡野仍是百越所居地，其语言为越语，并非汉语方言。近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这一观点。下述三种文献证据也是常被引用的。

《越绝书·吴内传·维甲令》。春秋时代吴越争霸江南。“维甲令”是越王勾践向越国人民发布的备战动员令。此令大体被史官译为汉文，不过仍保留用汉字记录的一些越语词汇，史官并加以注释。如“治须虑者，越人谓船为须虑。”今台语称“船”为ru。

《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性。”案：“百粤”即“百越”，异字同指。《汉书》写作“粤”，《史记》写作“越”。

刘向《说苑·善说篇·越人拥楫歌》。鄂君子皙泛舟夜游，聘越人执楫，越人拥楫而歌。史官用汉字记录越歌的语音。据今人考证，歌词系越语。

不过有越来越多的北方汉人在秦汉时代南下移居今吴语区，这从北方汉人王朝在这一地区大量设置郡县可以推测。

秦代设置了十七个县：丹徒、曲阿、吴县、娄县、阳羨、海盐、由拳、鄞县、乌程、余杭、钱塘、山阴、句章、鄞县、诸暨、乌伤、大末，以上各县皆属会稽郡，其地除乌伤、大末外，集中在今吴语区北部。而今吴语区温州、丽水一带则属闽中郡地，史称东瓯。

到西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止又增设鄞县、余姚、余暨、于潜、上虞、无锡、毗陵、溧阳、回浦（今临海）。其中仅回浦在今吴语区南部。

到东汉顺帝永和元年（140年）止又增设永宁（今温州）、富春、故鄣、剡县。其地除永宁外，还是都在北部。

所以秦汉时代北方汉人对吴语区的移民和开发主要是在北部，南部仍是百越地盘。见图2。

到了三国（吴）时代，吴语区南部才迎来大规模设县的高潮，增设的县有浦江、东阳、长山（今金华）、遂昌、松阳、常山、衢州（以上东汉后期）、天台、永康、瑞安。其地已遍布今吴语区南部的台州、婺州、处衢、金华四大片。但在广袤的农村仍有大量的百越人，《蜀志·许靖传》载许靖与曹操书，说从会稽“南至交州，历经东瓯、闽越之国，行经万里，不见汉地。”此话或许有些夸张，但当时浙江南部并非汉人所独占应是事实。

今吴语区此时是否已形成有明显特征的区别于北方汉语的吴方言？因为历史文献上找不到明确的证据，难以判定。所以暂不认为三国时代的吴国居民日常口头使用的语言是一种有明显特征的区别于北方汉语的吴方言。

三 魏晋南北朝时代

“吴语”作为独立的汉语方言形成于魏晋南北朝时代，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不少历史文献上的记载都可以说明。

在中国文学史上，在南北朝时期的民歌中有一种《吴声歌曲》，这种民歌流行于以京城建业（今南京）为中心的吴地。郭茂倩《乐府诗集》（四十四）说：“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吴声歌曲》大致是用书面语记录的，但在其中可以发现典型的吴语词汇“侬”，例如：“天不夺人愿，故使侬见郎。”“赫赫盛阳日，无侬不握扇。”“侬”在前一例中意谓“你”，在后一例中意谓“人”。“侬”的这两个用法仍见于今吴语。今义乌方言单数人称代词如下：

第一人称	第二人称	第三人称
阿/阿侬	侬/你侬	渠/渠侬
a ⁵³ /a ⁵⁵ noŋ ⁴	noŋ ⁵³ /ŋ ⁵⁵ noŋ	gai ²¹³ /gai ²¹¹ noŋ ³³⁴

值得注意的是“侬”的这种用法不仅见于“吴声歌曲”，也见于“西曲”。西曲是以江陵为中心地带（今湖北）的民歌。这就意味着当时的吴语分布地带应西至长江中游流域。今赣北长江南岸彭泽定山方言的人称代词也是“三侬”，在类型上仍与上述义乌方言一致：

第一人称	第二人称	第三人称
阿/阿侬	侬/你侬	渠/渠侬
ŋo ⁵⁴⁵ /ŋo ⁵⁴⁵ noŋ	ŋ ⁵⁴⁵ /ŋ ⁵⁴⁵ noŋ	tɕ ^h i ³³⁴ /tɕ ^h i ³³⁴ noŋ

今皖南地区也应是吴语地盘，详见下一节。

西晋末永嘉丧乱之后，大批北方汉人南迁到今江南，发现当地方言与北方话明显不同。这从当时的一些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排调》载：“刘长真始见王丞相。时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弹棋局曰：‘何乃淘’。刘既出，人问：‘见王公云何？’刘曰：‘未见他异，惟闻作吴语耳’。”王丞相（王导）是南下的北方人，与一般南下士族一样，为笼络地方势力，也学说吴语。刘长真对王丞相学说吴语特别敏感。刘孝标注：“吴人以冷为淘。”此段引文中所谓“吴语”当指汉语吴方言无疑，这也是“吴语”作为独立的汉语方言名称在文献上的最早记录。

《宋书·顾琛传》载：“先是宋世江东贵达者会稽孔季恭，季恭子灵符，吴兴丘渊之及琛，吴音不改。”会稽（今绍兴）和吴兴皆在吴语区，此处所谓“吴音”当指吴方言。“吴音不改”是说他们虽然在金陵做官，但是不会说北方话，仍然说吴方言。

又据北齐颜之推（531-591年）《颜氏家训·音辞篇》载：“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辨；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当时在江南做官的大多是南下的士族，他们说的是以洛阳话为主的北方话，老百姓还是说当地的吴语。这两种方言差别较明显，所以“数言可辨”。北方的官吏和老百姓说的都是北方话，当然是“终日难分。”

《颜氏家训·音辞篇》载：“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权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金陵即今南京，颜之推将金陵的语音看作标准音，可见当时的金陵已非纯吴语地盘。

葛洪《抱朴子外篇·讥惑》载：“上国众事，所以胜江表者多，然亦有可否者。余谓废已学之法，更勤苦以学中国之书，尚不可须也。况于乃有转易其声音，以效北语，即不能

便良，似可耻可笑。所谓不得邯郸之步，而有匍匐之嗤者。”葛洪反对学“北语”，自己所说当是吴语。

《南齐书·张融传》载：“张融，字思光，吴郡吴人也。出为封溪令。广越嶂险，獠贼执融，将杀食之，融神色不动，方作洛生咏，贼异之而不害也。”张融是吴人，应会说吴语，但这时故意洛阳话吟诵，贼听不懂而放了他。像张融这样的双言人在当时的金陵一带应有不少。

《世说新语·雅量》载：“桓公伏甲设饗，广延朝士，因此欲诛谢安王坦之。谢之宽容，愈表于貌，望阶趋席，方作洛生咏。讽‘浩浩洪流’，桓惮其旷远，乃趣解兵。”刘孝标注：“安能作洛生咏，而少有鼻疾，语音浊。后名流多学其咏，弗能及，手掩鼻而吟焉。”谢安也会说洛阳话，但仍带吴语口音，即多鼻音和浊音。此段引文甚为重要，说明当时吴的两大特点，即多鼻音和浊音。

西晋末永嘉丧乱后渡江南下的士族和百姓据考证多达九十万人。东晋南朝设立侨州郡县以安置南迁的汉人，当时设立的侨州有司、豫、兖、徐、青、并等州，侨郡、侨县就更多了。这些侨郡、县大部分都集中在当时的首都建康府附近。据《晋书·地理志》统计，这一带的侨置郡、县有二十多个，从建康至京口一线，以山东、徐淮一带来的人最多，所以在京口（今镇江）侨置徐州治；在建康以南的姑熟（今安徽当涂）侨置豫州州治。侨置州郡后来都加上南字，变成南徐州、南豫州。南豫州的地域虽然南至徽州以北，但是北来流民和士族大约多聚集在接近建康沿长江的姑熟、襄垣和繁昌一线。这从现代这一带方言比皖南其他地方更接近北方话也可以想见。

南下汉人带来的北方话和江南原有的吴语差异很大，以至影响到当时的政治生活。据上文所引《世说新语·排调》的记载，南来的士族之间必须说洛阳话。东晋的宰相王导为了联络南方士族，常常说吴语，北方的士族耻笑说，王导没有什么特长，只不过会说吴语罢了。

上述所有引文都说明在西晋末年之前，江东已有独立于北方话的吴方言存在，这种方言已有明确的特征，它与北方话的差别已大至不能通话。同时也说明在东晋初年，建康一带北方话和吴方言并存并用，而两大方言的冲突是非常尖锐的，曾经有过激烈的竞争。宁镇一带应是双言地区，而竞争的结果是王室和众多的北方人的方言取胜了。

总之，吴语成为一种独立的方言当在西晋时代，它的北界从严应是长江，包括宁镇地区、皖南地区；从宽可以远至淮河，即包括今江淮官话区。隋代的扬州江都人曹宪所撰《博雅音》，其中有些语音现象与今江浙一带方言相同，如“蟹”字呼买切，群母有一等读法等。鲁国尧也认为“东晋之前，吴语本北抵淮河。”今苏北官话在隋代以前应有更多的吴语特征。南界因缺少资料，也难以确定，可能只是到达浙江的中部，我们拟测为江山、遂昌、永康一线。浙南的开发较晚，西晋时浙南属临海郡，浙北和浙中则属会稽郡，分属两个不同的政区。见图3。

如果比较南朝（齐）时代和西晋时代吴语在长江南岸的分布，一个最突出的差异即是从镇江到南京当涂一带已经变为北方话区。在西晋末年以前江南是清一色的吴语区。其次是吴语的南界，从浙江中部延伸到今浙闽交界处。见图4。

唐代僧人慧琳（736-820年）《一切经音义》载“辨吴音与秦音之别，明清韵和浊韵之分。”可见当时吴语与北方话已有更加明确的差别。宋代山阴（今浙江绍兴）人陆游

(1125-1210年)在所著《老学庵笔记》中更指出当时吴语的一个特点：“吴人讹鱼韵，则一韵皆开口。”这里的所谓“吴人”当指今吴语区北部当时的居民。

四 南宋时代

现代汉语地理的格局是在南宋时代形成的，吴语方言地理格局也是南宋时代奠定的。南宋时代吴语的分布地域比现代要大一些，大致包括今浙江省全部、上海市全部、苏南（除宁镇地区外）、苏北的通州和海门、江西的婺源、玉山、上饶、永丰、福建的浦城。今浙江与福建交界的庆元、泰顺和苍南（1982年从平阳析置）南部的闽语是明代之后从福建输入的。

福建的浦城方言属于吴语区由来已久。浦城正当古代浙闽交通的要冲。第一批由陆路入闽的汉人即是东汉末从江南过浙南经浦城到达闽北山区的，永嘉丧乱、中唐、唐末五代以及两宋之际的北来移民依然沿着这一路线入闽。所以浦城不仅从东汉末年就有吴地居民定居，并且后来跟吴语本土也一直保持联系。比较今天的浦城话和浙江吴语的异同可以发现它不仅与毗邻的浙西南接近，并且兼有浙北的特点。

今天吴语的西南部边界沿浦城往北进入江西的上饶、广丰、玉山。这三地的方言都还保留全浊音。从历史上来看，玉山是唐前期分衢州的常山和须江等县所置，本来跟衢州方言就同处一个板块之中的。上饶、广丰虽然从未与衢州同处一个二级政区之中，但是可以推测这一带在历史上早就说吴语，并不是晚近时代吴语才扩散到江西境内的。从南方方言地理演变的大势来看，在东晋至隋唐客家人第一次南迁到达江西中部之前，吴语的西境应远在这三县以西。客家先民的南迁改变了江西原有方言的性质，并且迫使吴语的西境向东萎缩。从现代江西上饶、广丰、玉山三地全浊声母分布图上还可以看出浊音向浙江一侧萎缩的现象。据此，南宋时吴语的西境可包括饶州的东半和信州全部。中唐时虽然有不少北方人移居饶州，但多在西部平原，东部山地应仍是原住吴语居民的地盘。

南宋时长江北岸的吴语区只有通州。当时的通州包括今南通、海门和如东的一部分。启东和如东部分地区当时尚未成陆。今天这一带地方，除南通市市区已被官话侵占外，仍然是吴语区。年代再往上溯，今启东和海门在南朝时皆在海中，今南通则是长江口的一个荒凉的沙洲。后来南岸的吴语区人民渐次前去开发，把吴语也带到了那儿，北宋时沙洲与北岸相连，海门、启东和如东部分地区相继成陆，南通的吴语又扩散到这些地方。

今靖江县南宋时也是长江中间的一个沙洲，沙洲上所说的话也应该是吴语。靖江跟北岸相连是晚近的事，在行政区划方面直到民国才脱离江南，而与江北同处一个政区。今天靖江县大部分地区还是讲吴语的。该县与泰兴、如皋的苏北话界线分明，基本上是以县界为方言分界线。不过这里所谓靖江使用吴语，主要是就语音系统而言的，在词汇上则受苏北江淮官话的严重侵蚀。往往是苏北词汇加上江南腔调。例如：

靖江：	烟筒	脑壳子	脸	害病	东西	哪个
江南：	烟囱	头	面孔	生病	物事	啥人

目前与泰兴交界的地带只有靖江人学泰兴话，而没有泰兴人学靖江话的。总的趋势是：靖江靠北岸之后，原有的吴语逐渐被北方话侵蚀，将来有可能被北方话取代。

宋末元初学者戴侗是浙江永嘉人，他在所著字书《六书故》（1320年初刊）中，已明确区分“吴人、越人、台人、括人、温人”的不同语音，例如：“那，如何之急言也，温人呼

奴谱切，台人合作那二字为则皆切，括人奴弟切。吴人、越人呼人为奴红切，今俗作侬。台人鱼邻切，温人奴登切。”这里“吴人”指苏州一带人，“越人”指绍兴一带人，此两地皆属吴语太湖片。“台人”是指台州人，其地相当于“台州片”。“括人”是指处州人，其地相当于丽衢片的丽水小片。“温人”是指温州人，其地相当于温州片。可见现代所见吴语方言地理格局至迟到南宋已经形成。只是关于婺州方言未见载录，是否已形成明显的特征，难以断定。鉴于现代吴语内部几个小区的分界线跟南宋时代的政区界线或几个二级政区并合以后的外缘界线基本是一致的，我们即把这些重合的线段拟定为南宋时代吴语内部分片的分界线。以下分片略加说明。见图5。

太湖片。包含太湖流域和宁绍平原。这一大块地方开发较早，自古以来就是吴语的核心地区。

宣州片。皖南地区，本片的北部在南宋以前已受到过北方话的影响，到了南宋可以说已经是粉红色的吴语了。第1、2片的分界线北段跟府的分界线重合，南段的界线则通过严州府境内，严州北部的桐庐和分水属第1片。第2片的特点是受官话侵蚀粉红色化，到了现代是全浊声母清化，或者虽然全浊声母仍保留，但是大量词汇北方化。桐庐和分水则保留纯粹的吴语特色。

婺处衢片。衢州是唐时分婺州信安县所置。处州的开发较晚，东汉末这个地区才置平昌、松阳二县。这二县最靠近秦时已设置的大末县（地当今龙游）。所以这两县应是衢江流域人民溯灵溪，逾仙霞岭，下松阳溪前去开发的。因此这三州的方言应该是相接近的。

台州片。唐宋以来宁海皆与宁波同处一个二级政区，到现代宁海的北部方言也是跟宁波接近而跟临海差别较大，只是宁海的岔路以南方言相反。南宋时情况是否已经如此，难以论定。本片和太湖片的这一段界线暂拟测为宁海和临海的县界。

温州片。温州方言在南宋时已经很有特色了，这从戏文的早期作品《张协状元》中温州话成分可见一斑。现代的乐清县的清江渡以北是说台州话的，但是清道光前这一带应是说温州话的。今温州片泰顺方言是近丽水而远温州的。那是因为明景泰三年设置泰顺县时，政府组织处州人移入。光绪《泰顺分疆录》载：“附郭设县时安插括人最多，至今言语犹近丽水、松、遂之音。”括人指括州人。处州府在唐前期称括州，南宋时代泰顺一带还是十分荒凉的，它的西边跟处州有洞宫山脉之隔，大致不会有处州人移入，带来处州话。所以本片和婺处衢片的界线即以洞宫山（亦即温州和处州的区划分界线）为准。

徽州片。今皖南地区的铜太方言还保留全浊音，徽州方言全浊音已经消失，但是其他特征很接近吴语（浙江的严州方言类此），在现代方言地理区划上归属未定。我们认为整个皖南地区方言的底子还是古吴语。今天它的面貌变得跟其他地区吴语大不一样的原因大约有两方面：一是僻远的山区长期与外界处于近似隔绝的状态，二是另有一些地区受到官话的侵蚀，南朝在这一带曾侨置南豫州，安顿北来汉人。特别在太平天国战争之后，官话更是一涌而入。在南宋时代整个皖南地区（除西北角的当涂之外），以及浙江的严州府应该是属于吴语区的。江西的婺源今方言近徽州，不近赣语，亦应与徽州同处一板块中。从历史上看婺源在唐和两宋也一直同徽州（或歙州）同属一个政区。

五 明清时代

明代和南宋吴语方言地理，最大的差别是在明代的语言地图上多了许多方言岛。见图6。

就成因而言，这些方言岛可以分为两大类：百姓移民；军队驻防。

第一类：百姓移民

客话方言岛。浙江畬族所使用的语言，其特征类似于汉语客家方言。浙江的畬族人口约十五万，散居在浙江中部和南部的二十几个县、市，大多住在山区。畬族人口最多的景宁自治县，不超过全县人口10%。他们的自然村星散在汉族村落中，每村大多只有几户至几十户畬民，最少的只有二三户。畬族最集中的地点是景宁县的外舍乡，共有1192人，占全乡人口总数的31.7%。浙江畬族是明代从闽东移入的。浙南的汉族称畬族男子为“畬客”，称畬族女子为“畬客婆”，可见他们不是原住民。而当地畬族称汉族为“明家人”。

第二类：军队驻防

明代政府为防范倭寇侵扰东南沿海，在沿海地带设置卫所，派官兵驻守。官兵及其家属所使用的方言渐成方言岛。

太湖片慈溪县观城镇的燕话是闽语方言岛，明代政府派遣闽语区官兵镇守观海卫，因而形成闽语方言岛。燕话至今仍有明显的闽语特征，如称“高”为“悬”[ge¹³]；称“口”为“喙”[ts^hui⁵³]。但是燕话三四百年来受岛外吴语的影响，声母系统在类型上变得跟吴语一致，即塞音和塞擦音有三级分法，其中浊塞音和浊塞擦音有b d g dz dz五个。但是在韵母方面仍然可以看出闽语特征，如麻韵开口二等的茶字，韵母读a，不读o(吴语普遍读o)，而声母读浊塞音d。今将“茶”字在各地闽语的读音列表如下：

燕话	厦门	福州	建瓯	潮州
da ²	ta ² /te ²	ta ²	ta ⁵	te ²

这样的方言岛还有象山爵溪的官话方言岛、苍南蒲门的温州话方言岛和金乡的杭州话方言岛。

比较清代和明代的吴语地图，可以发现两大差别，一是方言岛增加；二是浙闽交界处（苍南及泰顺一部分）沦为闽语区。

宣州片出现湖北话(西南官话)、河南话(中原官话)、温州话、处衢话方言岛。使用这些方言的居民是太平天国战争以后，陆续从外地迁移而来垦荒的。宜兴、赣东、浦城的闽语方言岛也是移民前来垦荒造成的。还有东南沿海地区清初泉漳移民带来的闽语方言岛，大多分布于洞头、瑞安、玉环和温岭的海岛或沿海渔村。

浙闽交界处则是明末清初郑成功事件后为闽语区所侵占。

最近五十年来吴语的西北边界地区又为官话所蚕食，如长兴和溧水。

六 吴语内部各片的形成及稳定与历史政区设置和析置的关系

人口扩散是方言扩散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而古代的人口扩散往往和二级政区——县的设置或析置密切相关。一个地区的居民说同一种方言，后来人口逐渐增加，就向临近地区扩散，政府也就设置新的县来管理这些移民，方言也因此扩散到新的县。下面举两个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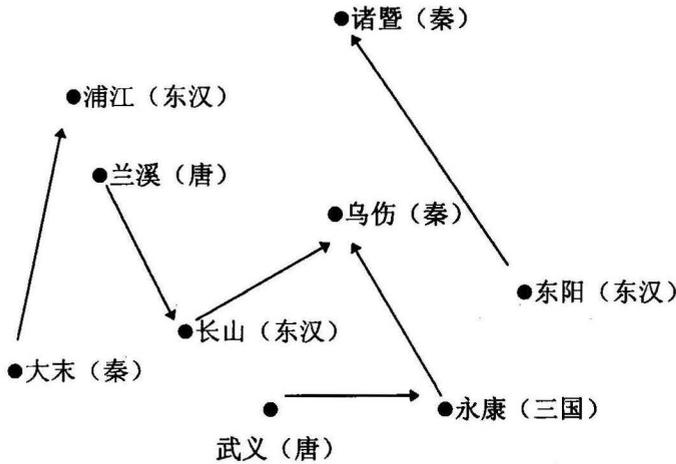
秦末浙南只大末(今衢州)一县。东汉末大末人民溯乌溪，越仙霞岭，下松阴溪，开辟新家园。当时政府在松阴溪上游置遂昌县，在其下游置松阳县，以管理这些新移民。后来人口又扩散到瓯江中游，所以隋代在瓯江中游置丽水县。唐代则因人口进一步向下游扩散而置青田县。见图8。图上地名后用括号说明建县的朝代。至今这些地方的方言仍然较接

近，自成吴语的次方言区（方言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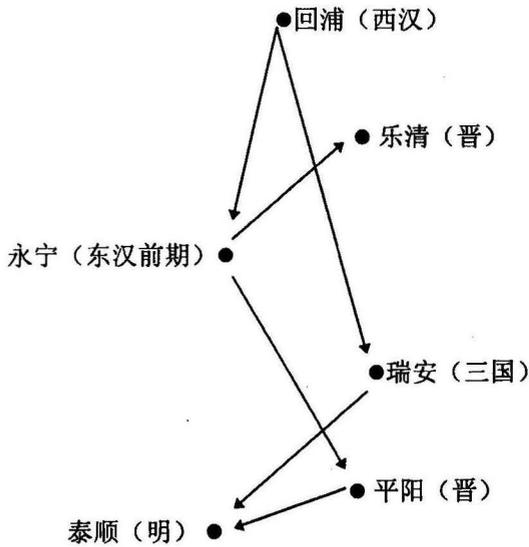
古代县的析置往往意味着人口及其方言的扩散，即子县的人民及其方言是由母县迁移过去的。例如浙江东南沿海一带的吴语，内部一致性很强，究其原因，与这一地区历史上县的析置关系极大。请参看图8和表二。瑞安和永宁（今温州）是从回浦析置的，平阳和乐清是从永宁析置的，泰顺则是由平阳和瑞安两县析置的。

婺州片、台州片、丽衢片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参见表一、表三、表四和表五。箭头所指为析县的方向，地名后用括号说明建县的朝代。各县市在图上的相对位置，按各自在地理上的实际位置安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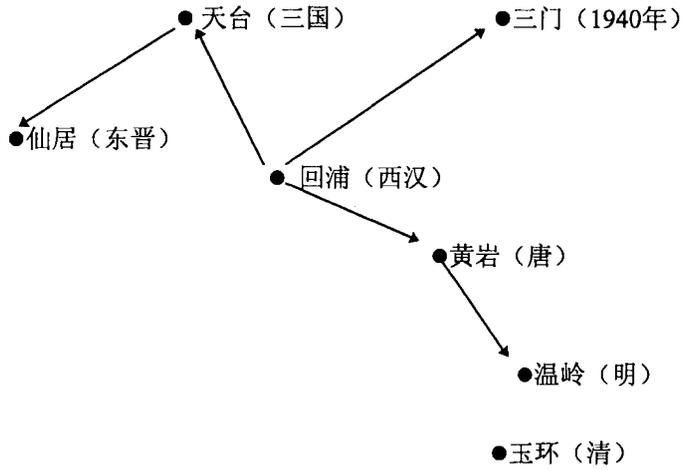
表一 金华地区行政地理历史沿革与方言地理关系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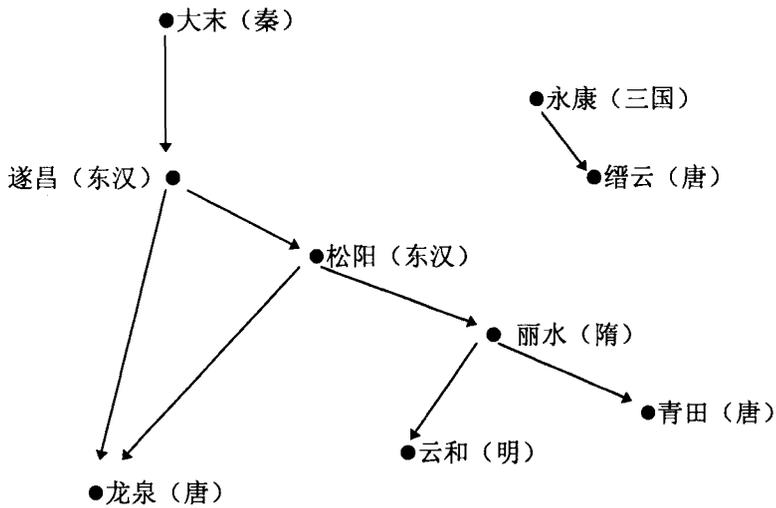
表二 温州地区行政地理历史沿革与方言地理关系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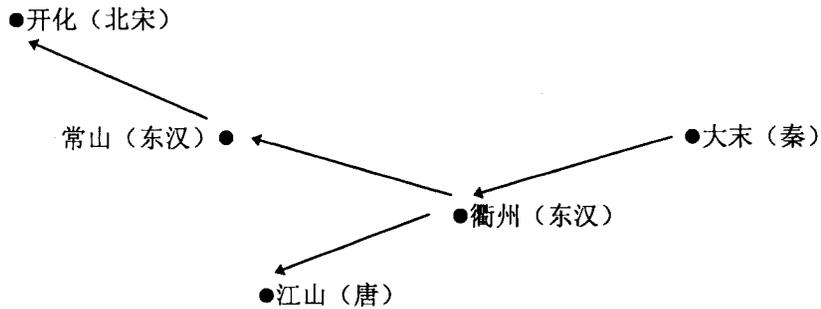
表三 台州地区行政地理历史沿革与方言地理关系表



表四 丽水地区行政地理历史沿革与方言地理关系表



表五 衢州地区行政地理历史沿革与方言地理关系表



上述各片都有一些不见于其他片的特点。

台州片特点：

(1) k k^h g拼撮口呼韵母：举ky³ 区k^hy¹ 跪gy⁴

(2) 用变音表示儿尾或小称

桃dɔ³¹—桃儿dɔ²³ 舒声

桔ky⁵—桔子kyn⁵¹ 入声（韵亦变）

(3) 口语发问或答话时宾语提前

界无吃（吃什么。“界无”是“什么”的意思）？——饭吃（吃饭）。

婺州片特点：

(1) 帮母在古阳声韵中读m，例如义乌音：

班ma¹ 冰mən¹ 兵mən¹ 帮mur¹

(2) 端母在古阳声韵中读n，例如义乌音：

灯nən¹ 打ne³ 担nɔ¹ 东noŋ¹

(3) 儿化带n尾，元音变长音，例如义乌话：

刀儿to:n³³⁴ 桃儿do:n³³⁴ 袋儿de:n³³⁴

(4) 咸山两摄三四不同韵，如义乌音：仙sic¹—先sie¹；连lie²—莲lia²。但不典型，别地也有，如永嘉、嘉善。

瓯江片特点：

(1) 宕江两摄、通摄锤韵韵尾脱落，例如温州音：

糖duɔ² 江kuɔ¹ 钟tɕyɔ¹

(2) 锤东有别：重dzɿɔ² 虫dzɿoŋ²

(3) 效摄一二等有别：宝pɔ³ 饱puɔ³

(4) 深臻两摄多数地点读aŋ或iaŋ：心saŋ¹ 斤tɕiaŋ¹

(5) 近指代词是“个”；远指代词是“许”。

(6) 表示可能的补语可以直接后接动词：吃落、担动。

(7) “有”前置于动词表示确定：渠有走来（他是来的）；我昨夜有吃酒（我昨天是喝酒的）。

丽衢片特点：

(1) 知澄两母白读为t、d，例如龙泉音：

猪tɔ¹ 竹təu⁷ 中tɿoŋ¹ 虫dɿoŋ² 长de²

(2) 称房子为“处”（闽语区写作“厝”）。

七 吴语的内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所不同

本文所谓“吴语在地理上的历史发展”是以现代方言学的眼光来看吴语的历史地理。其实对“吴语”及其地理分布，古人和今人认识不同。

秦汉以前所谓“吴语”实指一种“夷语”，即古越语，亦即后世壮侗语的祖语。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吴语”，是指江东方言，即今吴语的祖语，其地域以无锡苏州一带为核心，延伸到长江中下游流域。

唐宋以后一直到明清，所谓“吴语”仅指太湖流域的方言，最多兼及宁绍平原的方言。

清末民初的章太炎将汉语方言分为十种，其中之一是：“江南、苏州、松江、常州、太仓，及浙江湖州、嘉兴、杭州、宁波、绍兴为一种”。其范围仅相当于今吴语区的太湖片。今吴语区的温州片、台州片和丽衢片的丽水小片，与福建归为一种。今吴语区的婺州片、丽衢片的衢州小片（包括江西的广信和饶州）、今徽语区的严州小片，则与徽州、宁国归为一种。（参见章太炎《检论》卷五《方言》[1900-1901年]及《章太炎文钞》卷二）。

最初将吴语的地理范围扩大至浙江的中部和南部的是二十世纪初期的西洋传教士，他们一边传教，一边也调查研究各地方言，其规模和深度都是空前未有的。

马伦笃夫（P. Gvon Mollendorff），1896年，*China Year Book*，《现行中国之异族语及中国方言之分类》（译文载《歌谣周刊》89号，即1925年5月3号）分吴语为三种：温州、宁波（分绍兴、台州）、苏州及上海（分徽州）。此文未附方言区划图。

《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年）一书有一节讨论《中国语言的区域和发展》，将吴语分为以下7类，并述及各类使用人数，即：

1. 苏州话：一千万人。
2. 上海话：不超过一千万人。
3. 宁波话：为浙江主要方言，约六百万人。
4. 台州话：宁波话的变种，约五十万人。
5. 金华话：通行于浙江金华县城，约三万人。
6. 温州话：约一百万人。
7. 其他。

杭州话被认为是官话的一种，“杭州话是浙江省会的方言。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元朝，杭州曾是南宋首都，但是当地人讲的那种清楚的官话（在发音和其他方面）好像与杭州附近流行的话很接近。这种方言只在杭州城内通用，差不多一百万人。

此书有一幅中国语言区域分划图，图上吴语区范围包括苏南和浙江省大部分地区，又皖南绩溪一带，浙西南边区则归闽语，与今吴语区基本相同。现代汉语方言学所谓吴语的地理疆域于此基本确立。

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年）有一“调查区域”图，未划吴语疆界，但从调查地点可见吴语的地理分布，北界为长江，西界为衢州，南极为温州。“吴方言”的区域与上述传教士的地图，基本一致。

赵元任《中华民国新地图·语言区域图》（1934年），图上“吴方言”的区域亦与上述传教士的地图基本一致。杭州话属“吴音官话”方言岛。严州府及浙南边区则属吴语区。

此后方言学界对吴语的地理疆域并无大变化。

八 结语

1. 吴语的内涵在各个历史时期有所不同。
2. 吴语作为一种特征明显的汉语方言，形成于魏晋南北朝时代。
3. 吴语在地理上的发展是从北而南。
4. 现代吴语的方言地理格局是在南宋时代奠定的。
5. 吴语内部各片的形成及稳定与历史政区设置和析置关系密切。
6. 吴语在地理上的历史发展呈萎缩的态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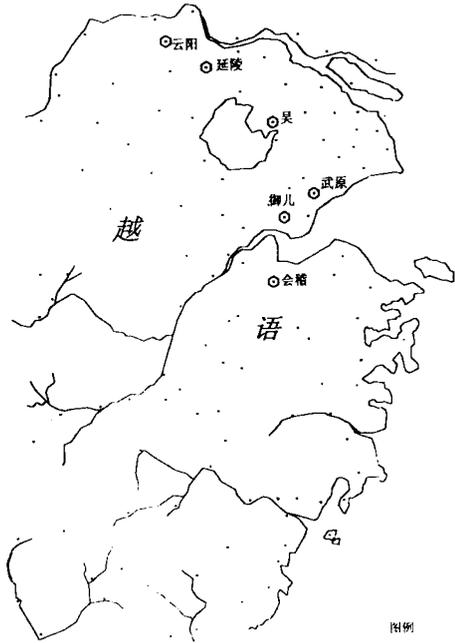


图1 今吴语区诗经时代语言分布拟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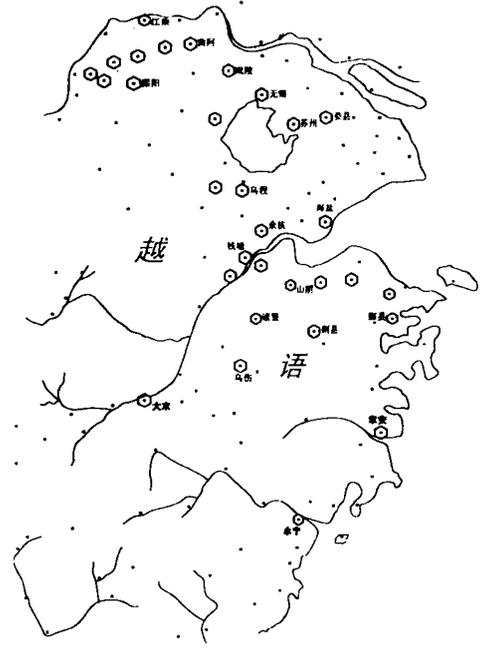


图2 今吴语区东汉时代语言分布拟测图



图3 西晋时代吴语区划拟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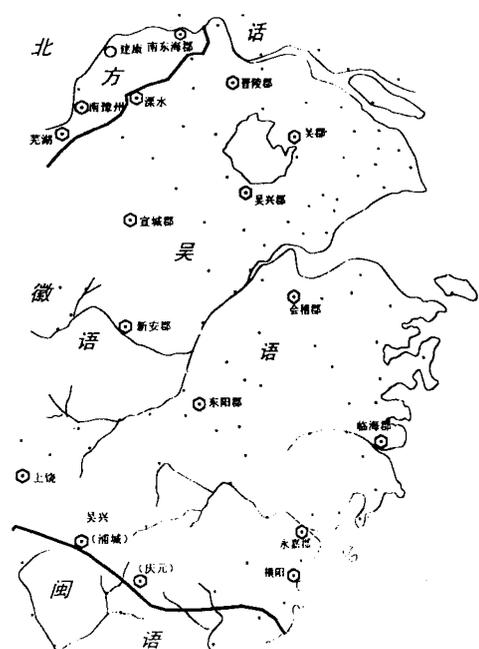


图4 南朝(齐)吴语区划拟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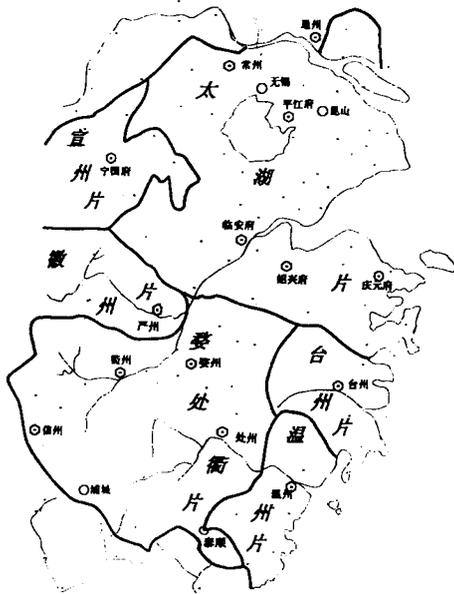


图5 南宋时代吴语区划拟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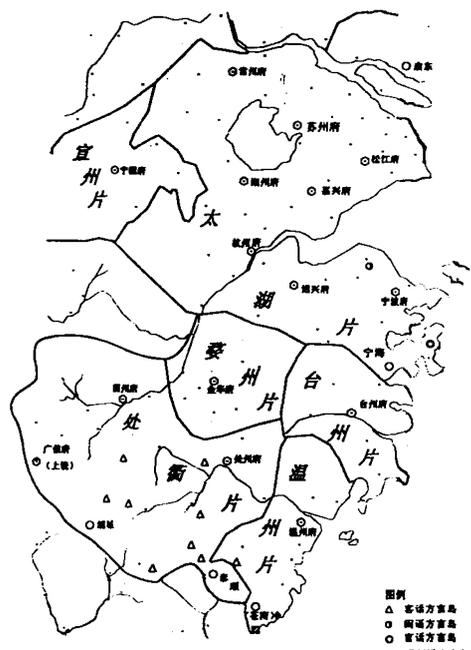


图6 明代吴语区划拟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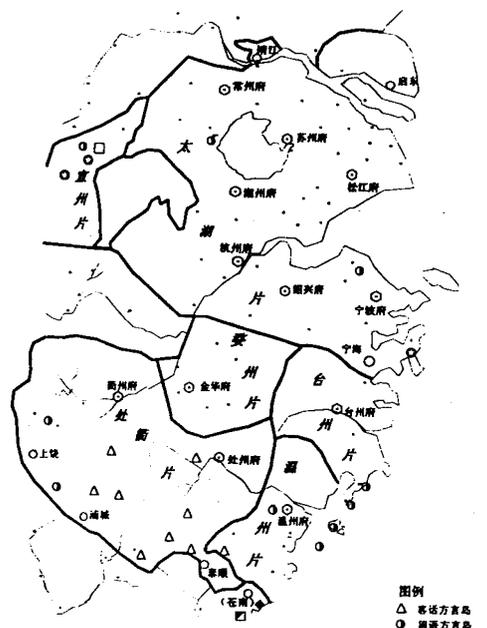


图7 清代吴语区划拟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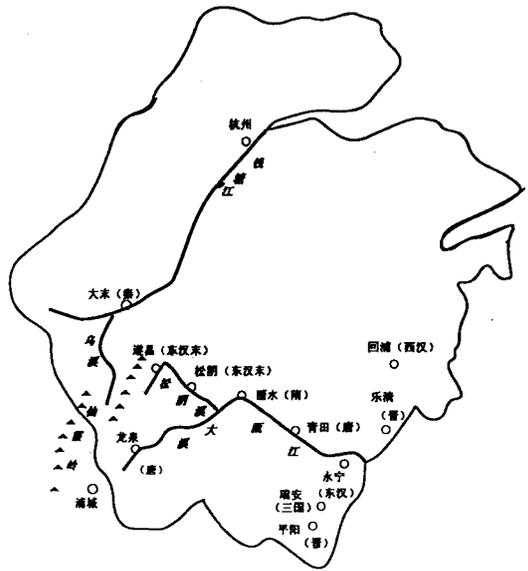


图8 浙南行政地理历史沿革与方言地理关系图

参考文献

- 鲍明炜1988 南朝金陵吴语辨, 载《吴语论丛》, 上海教育出版社。
- 方松熹2000 《义乌方言研究》, 浙江省新闻出版局。
- 鲁国尧1994 客、赣、通泰方言源于南朝通语说, 载《鲁国尧自选集》, 河南教育出版社。
- 谭其骧主编1982 《中国历史地图集》, 地图出版社。
- 陶小青2001 定山话的人称代词, 《上海大学学报》第2期。
- 游汝杰、徐波1998 浙江慈溪的一个闽语方言岛——燕话, 《语言研究》第2期(总第35期)。
- 游汝杰、周振鹤1984 方言地理和历史地理的密切关系, 《复旦学报》第2期。
- 游汝杰、周振鹤1997 《方言与中国文化》修订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
- 中国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编1987 《中国语言地图集》, 朗文出版有限公司。吴语图编辑郑张尚芳。
-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浙江卷》。

附注

本文部分材料已见于旧作, 为照顾论题的完整, 不得不引用。本文附图初稿承孙锐欣同学协助绘制, 十分感谢。

(游汝杰 复旦大学中文系)